



韓非的故事

广西人民出版社

韩非的故事

柳铁机电厂工人理论组 编写
广西师院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广西人民出版社

332320

韩非的故事

柳铁机电厂工人理论组 编写
广西师院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11113·17 定价：0.19元

038586

非 曲 姑 事

封面设计、插图：阮国琨、黄启茂、雷时圣

责任编辑：王中
封面设计：阮国琨、黄启茂、雷时圣

陕西人民出版社

编 者 的 话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〇年——公元前二三三年）战国末期韩国（今山西省南部、河南省中北部一带）人，是著名法家荀况的学生。韩非出生在贵族家庭，但他认清了时代的潮流，背叛了没落奴隶主阶级，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当时，秦、韩、赵、魏、齐、楚、燕等诸侯国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权都已经建立，但由于封建制刚建立不久，它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都还严重存在着奴隶制度的痕迹，加上新兴地主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取得对奴隶主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经验，所有这些都为奴隶主贵族搞复辟提供了有利条件。

战国中期，各诸侯国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纷纷钻进了国家机器内部，并不同程度地篡夺了政权，大搞复辟倒退，竭力阻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妄图复辟奴隶制度。各诸侯国的新兴地主阶级虽然都进行了一些反复辟斗争，但除秦国外，其它六个诸侯国的反复辟斗争成效甚少。特别是韩国，自执行法家路线的韩昭侯和申不害死后

不久，奴隶主复辟势力把持了政权，到了韩非所处的战国末期，韩国已“地削主卑”，成了秦国的附庸国。

韩非对韩国政权的日益腐败状况，十分不满，多次建议韩王变法图强，但韩王始终没有采纳他的政治主张，于是他退而著书，坚持同奴隶主贵族和儒家反动思想进行斗争。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中，韩非总结并发展了先辈的法家思想，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强化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他认为，要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防止奴隶主贵族复辟，单靠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或慎到的“势”都不够，必须把三者结合起来运用。韩非强调“以法为本”，鲜明地把法治路线摆在首位，而“术”和“势”则是贯彻执行法治路线的重要保证。这套“法”、“术”、“势”相结合的主张，对于镇压奴隶主阶级的反抗，具有重大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对奴隶主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比较完整和有力的思想武器。

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韩非主张实行郡县制，反对分封制，他鲜明地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主张，就是说，事情由郡县的地方官吏去做，权力要集中在中央，君主掌握和运用中央的权力，地方官吏就会为中央效力。这就是对新兴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的简明概括。

韩非非常重视奖励耕战。他明确指出：“富国以农，距

敌侍卒”。对于积极耕种，努力杀敌的人，只要有功劳，都要奖赏；对于“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危害耕战政策的儒家学者、带剑行凶的侠客、到处游说的纵横家、逃避耕战的人以及从事商业活动的食利之徒等五种人，韩非称之为“蠹虫”，主张必须彻底铲除。这对于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准备雄厚的物质基础，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韩非比较系统地批判了奴隶主的思想体系——儒家反动思想。他指出儒法两家，是誓不两立的死对头，痛斥“孔学”是“愚学”，把儒家列为必须铲除的“五蠹”之首，称孔老二为复辟的祖师爷，“儒之所至，孔丘也。”孔孟之道，是亡国之道，“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这样旗帜鲜明，深刻批判孔老二，表现了韩非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

韩非继承了荀况的“法后王”的理论，对儒家“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作了有力的批判。他以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代更比一代进步。他还辛辣地讽刺儒家“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就如“守株待兔”那样愚蠢可笑，韩非还指出：儒家“称先王之道”“诵先古之书”，其罪恶目的是为了动摇地主阶级的国君实行“法治”的决心，以复古倒退的儒家路线代替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家路线。

韩非还激烈地批判了儒家的“仁政”学说。他认为孔丘

侈谈的“仁义”，就象小孩拿泥沙做饭，拿泥浆做汤，拿木头做肉一样，只不过是儿戏罢了，用“仁义爱惠”来治理国家是十分危险的，严重的就会“国亡身死”，轻一些的也会招致“地削主卑”。韩非极力主张新兴地主阶级国君使用革命暴力摧毁反动腐朽的奴隶制，用“严刑峻罚”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以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

韩非在批判儒家复辟理论的斗争中，还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为武器，抨击了儒家反动路线的哲学基础。他针对孔老二鼓吹的“生而知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提出了“参验”的唯物论思想，就是通过客观事物和实际功效来检验人的认识的真实性和正确性。他认为，儒家对几千年前的“先王之道”，没有“参验”而盲目肯定，并把这盲目肯定的东西作为理论和行动的根据，这不是蠢猪就是骗子。韩非还尖锐指出：如果听信儒家天命鬼神的胡言乱语，听信他们中庸之道和形而上学的胡说八道，奴隶主贵族就会复辟，新兴地主阶级就会丧权亡国。韩非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为新兴地主阶级推行法家路线提供了理论基础。

韩非所奠定的一条比较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以及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整套理论，后来成为秦始皇结束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战胜奴隶主贵族复辟阴谋的理论基础。这就是韩非的卓越的历史贡献。

但是，韩非作为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地主阶级的思想家、

政治家，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他没有正确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认识也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诬称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为“盗跖之祸”；他把反对奴隶制复辟、发展封建制、实现全国统一的希望寄托在个别“明主”身上，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有圣人作”，是少数英雄创造的，这说明他的历史观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另外，他极力主张的“严刑峻罚”，虽有对奴隶主复辟势力进行严厉镇压的一面，但也有对劳动人民加强统治的一面。他对孔孟之道虽然作了较系统的批判，但对儒家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一套维护剥削制度的反动说教，却没有作丝毫的批判。所有这些，都深深地打上了地主阶级的烙印。

韩非虽然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他所起的进步作用，是无愧于他那个时代的，他的功绩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古往今来，一切反动派都曾恶毒地毁谤攻击韩非，百般美化孔孟之道，但终究不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林彪攻击韩非等法家是“罚家”，挥舞孔老二“克己复礼”这面黑旗，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猖狂进攻，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只能以彻底灭亡而告终。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历史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一面镜子，总结我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取代没落奴隶主阶级专政过程中的反复辟斗争经验，对于我们今

天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编写《韩非的故事》，从中就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封建制度战胜奴隶制度的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都反复证明了一条真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比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更深刻、更彻底，因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也必然会更尖锐、更复杂，我们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在发展封建制度，防止奴隶制度复辟的斗争过程中，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而十分疯狂和凶猛，新兴的地主阶级坚持对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经过了几百年的斗争，才取得巩固封建制度的胜利。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个任务比历史上一切革命阶级巩固本阶级的专政，防止反动阶级的复辟都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因此，我们必须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可以半途而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历史上主张变法革新,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法家人物,都努力批判儒家反动思想,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他们对孔孟之道都不可能作彻底的批判。彻底扫除孔孟之道的任务,只能由今天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来完成。

孔孟之道是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也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之一。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当前,特别要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思想阵地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

《韩非的故事》内容基本上都是来自韩非的著作和有关史料,为讲述故事方便起见,我们对材料作了些集中概括和编排,增添了些具体描写。韩非的思想和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想尽可能通过故事和编者的话反映出来,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又缺乏经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工农兵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一、破筒立志	(1)
二、初露锋芒	(9)
三、讲学批儒	(17)
四、忠孝亡国	(21)
五、务除恶狗	(26)
六、舌战堂谿公	(32)
七、在驿站里	(41)
八、到了农村	(47)
九、路过兵营	(55)
十、痛斥仁政	(64)
十一、文求实用	(73)
十二、到秦国去	(76)

破 简 立 志

战国末期，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秦、韩、魏、赵、燕、齐、楚各诸侯国之间的割据兼并战争连绵不绝。新的封建制度要取代旧的奴隶制度，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要取代反动腐朽的奴隶主阶级专政，主张结束分裂局面、实现统一国家的法家路线要战胜顽固坚持诸侯割据、分裂倒退的儒家路线，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当时，齐国国都临淄（zī 音资）是个文化中心，在稷（jì 音技）下学宫里，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各派学者讲学，诸子百家争鸣，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异常激烈，这是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大搏斗的反映。

就在这个时候，年青的韩非来到了稷下学宫求学，拜著名法家荀况为师。有一天，韩非听说老师荀况要讲入秦见闻，清早起来就兴致勃勃地奔向荀子的讲堂。韩非刚走到讲堂门前的梨树下，忽然被一个儒服儒帽的红鼻子先生拦住了去路。原来这个人是鲁国来的儒师，不久前在韩国官学里给韩非讲过《春秋》。他刚离开韩国就窜到稷下学宫来抢地盘，可是，追随他的学生寥寥无几。这回他一见韩非就喜出望外，一把

抓住韩非的手说：“哎呀，你来得正好！快去听我讲《春秋》。咦，你怎么没带竹简？”

一提起《春秋》，韩非就很反感，用力甩开儒师的手，把头一昂，愤愤地说：“那些烂竹简，我懒得带！”

儒师立即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子，用教训的口吻说：“唉，我不是跟你讲过孔夫子‘韦编三绝’的故事吗？读书人不带《春秋》还成！我回去给你拿一部，你等着。”说完，扭头就走。韩非不理睬他，大步跨进荀子的讲堂。

不一会，荀子开始讲学，韩非和同学们席地而坐，济济一堂，屏息静听。只见荀子峨冠博带，精力充沛，声音洪亮，一字一句地说：“学习是不能停止的。但是应该读什么书呢？不要读《诗》、《书》、《春秋》、《论语》这类书，这些玩艺儿尽讲些古人的事，不切合今天的实际；《春秋》文义隐晦简约，不可捉摸。谁劝人读这些书，就是误人子弟，祸国殃民！”

韩非听着，不断点头。心想，我跟儒师啃《春秋》，真是毫无所得，可是，什么书才是今天所需要的呢？他正想到这里，却见荀子的书童搬来了两捆竹简。

荀子喜笑颜开地指着竹简说：“这一部是李悝（kuī 音亏）的《法经》，商鞅曾带它入秦，为秦孝公变法。说起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我可是亲眼见过的啊！”荀子停了停，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赞叹说：“我曾到秦国实地考察，一到秦国，就见山川林谷很美，地势险要，物产丰富；观其风俗，百姓朴实，

声乐清雅，服装不奇异，服从法令；各级官吏执法严肃认真，不敢结党营私，朝廷能统制全局，每天的事情当天处理，百事不留，行政效率很高，真是达到了法治的最高理想。”说着，荀子兴奋地拿起另一捆竹简说：“秦国四代富强而不败，并不是侥幸得来的，而是排斥了儒家的邪恶，推行商鞅之法的结果啊！你们看，这就是商鞅写的《商君书》，秦国富强的道理全写在里面。”

韩非眼睛一亮，顿时觉得心胸开阔，无比舒畅。他快步走上讲坛，捧起《商君书》爱不释手，并向荀子要了《商君书》回去研读。

再说儒师回家拿来了一捆《春秋》烂竹简，走到荀子讲堂门前，却不见韩非，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忽然他听见荀子和学生们的琅琅读书声，往门缝一瞧，韩非读得最起劲，不禁气得脸都发白了。

下课了，韩非和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走出讲堂。儒师急忙穿过人群，抢到韩非面前，说：“快，快叫住他们，都到我的讲堂上去听讲《春秋》。”说着，把《春秋》竹简硬塞到韩非手中。

刚才荀子赞法批儒的一席话，已使韩非茅塞顿开，更加看清了师儒拚命鼓吹读《春秋》的险恶用心，现在见到儒师死皮赖脸的丑态，不由得心中怒火万丈，痛斥道：“什么《春秋》，全是胡说八道！”

儒师听了，凶神恶煞地叫嚷道：“你真是胆大包天，竟

敢侮辱圣人之言！”

韩非义正辞严地说：“好一个圣人之言，今天我总算看透了！我们韩王就是听信你们的圣人之言，才弄得韩国豺狼当道，民不聊生，国贫兵弱，危在旦夕；人家秦国，抛弃圣人之言，推行商君之法，因而国富兵强，无敌于天下。现在，我就是来读《商君书》，不读你的《春秋》。”说完，拿起《春秋》高高地举起，狠狠地向儒师面前砸去。“啪啦”一声，竹简散了满地，断的断，裂的裂，《春秋》这本孔老二的复辟变天账被摔得支离破碎。

说时迟，那时快，儒师以为韩非要砸他，抱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君子动口……莫，莫动手！”不料绊着一块石头，跌了个嘴啃泥，他趴在地上哭丧着脸嚎叫：“不得了啦，犯上作乱了！”

韩非的同学们看见儒师那副狼狈相，禁不住哄然大笑，十分赞赏韩非的行动。韩非拿着《商君书》，带着胜利的微笑，迈着轻快的步伐和同学们回书房去了。

从此以后，韩非系统攻读先辈法家的主要著作，不到一年时间，他就有了很大的进步，还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有一天，荀子和韩非的同学李斯来到韩非的书房。荀子见韩非除了简单的铺盖外，尽是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的著作，情不自禁地说：“韩非，你读的书不少啊！”

韩非答道：“这都是在先生的指导下研究过的著作。噢，

